

特别  
推荐

## 蛙悔

曾高飞

在江南农村长大的孩子，双手都沾满青蛙的鲜血，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

青蛙是害虫的天敌，人类的朋友，要保护，不能虐杀。

这个道理，还在穿衩裆裤，随地大小便的时候，我们就听得耳朵起了茧，但大家都是和尚念经，有口无心。

坐在教室里，我们一边念念有词地朗诵，青蛙是人类的好朋友，一边嘴角涎水流淌，小脑袋里全是鲜嫩喷香的青蛙肉，梦想着捕食青蛙的季节快马加鞭地到来。

老师也是一边教导我们不要虐杀青蛙，一边做和吃着各种美味的青蛙菜。这让我们吃青蛙的念头更加有恃无恐。

解决温饱，生存下去，对人类来说，是第一位的。那时候，我们饿，饭都吃不饱。在家里吃饭，如果谁吃了两碗米饭，还舍不得放下，父母就会恶狠狠地瞪着他，直到他恋恋不舍地放下饭碗为止。

不要怨恨父母心狠，子女多，出手手背都是肉，一个人放开肚皮，没有节制地吃开了，其他人就要挨饿了；上一餐放开来吃了，下一餐就没有着落了。

那时候，我们闹油荒。一年到头，难得吃到几次肉，全身软弱无力，坐在教室里，东倒西歪。

放学了，我们千方百计地去寻找可以充饥的东西，树上的残果，土里的薯根，都是炙手可热之物。青蛙既可充饥，又能开胃，补气提神，谁愿意错过呢？

因为对青蛙怀有好感，我们还是手下留情了，捕食青蛙，都有一些约定俗成的原则，不能随便逾越。

捕食青蛙，我们只在夏末秋初。其他季节，对青蛙几乎敬若神明，保护有加。如果一人违背游戏规则，那就惹众怒，可能在伙伴中落得一个众叛亲离的结果。

冬季，青蛙在冬眠，没有逃生能力。这时候捕食青蛙，不是英雄，我们更不愿让青蛙在啥都不明白中就送了命。

春天，青蛙刚从冬眠中苏醒过来，能量消耗光了，瘦骨嶙峋的，只有骨头，没有肌肉，可怜兮兮的，我们不吃。

初夏，青蛙要产卵，繁殖后代，我们不吃；盛夏，虫子猖獗，青蛙要吃虫子，保护庄稼，我们不吃。

夏末秋初，庄稼成熟了，大青蛙也把小青蛙抚养成人了，一年的使命算是完成，功德圆满了，长得又肥体壮，正是捕捉的好时候。

捕食青蛙，还要遵守一条原则：那就是抓大放小。小的，身体还没长成，人生使命还没完成，得让其长大，让其在来年保护庄稼的活动中大显身手。

经年的成年青蛙，如果不捕，可能就在冬眠期间老死了。我们捕食它，也算是自然界中的新陈代谢的一种。

捕食青蛙，农村孩子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最常采用的一是垂钓，二是围剿。

垂钓要准备两样东西，一是钓竿，二是捕捉袋。

从屋后小山上砍下一根长长的细竹，削掉茂密的竹叶竹枝，砍掉竹尖。在竹竿尖端拴一根一米五左右的尼龙线。捉一只蝗虫或者一条蚯蚓，捆绑在尼龙绳上，钓竿就成了。

捕捉袋亦是就地取材。农村有的是装化肥用的蛇皮袋。那时候，家家户户都买化肥。捕捉袋的主要部分就是蛇皮袋。在蛇皮袋开口处，套上一个圆形铁丝圈，将其与蛇皮袋开口处缝合，圈上做一个拿起来顺手的把柄，捕捉袋就做成了。

垂钓的时候，把绑在钓竿上的诱饵伸进水稻或者水边的茅草深处，钓竿另一端握在手里，掌握好节奏，一上一下地提动钓竿，使诱饵就像一只跳跃的昆虫，以此吸引青蛙的注意。

青蛙误以为诱饵是跳跃的昆虫，奋不顾身地扑上来，死死地咬住诱饵，一口吞下肚去。

青蛙上钩后，手上钓竿的份量一下子就沉了。这时候，按捺住兴奋，右手用力一提，青蛙就在空中，四肢乱蹬。左手伸出蛇皮袋，往青蛙悬空处一接，青蛙嘴一松，就落在袋子里。

记得那时候田野里青蛙特别地多，个把钟头就能钓上数十个，两三斤重。

钓青蛙风险大，青蛙多，蛇也多，那个著名的《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就在我们隔壁。昆虫是青蛙的美味，也是蛇的美味，而青蛙也是蛇的美味。有时候，闻讯而来的，不只是青蛙，还有蛇，可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所以，有时候钓上来的，不只是青蛙，还会是活蹦乱跳的蛇。长长的花蛇悬在空中，扭动着身子，恐怖至极。

农村也有人捕蛇吃蛇。但那是大人们的事。小孩对蛇只有畏惧，唯恐避之不及。如果钓上来的蛇，看见蛇落在蛇皮袋中，早就吓得丢下钓竿，丢下捕蛇袋，仓皇逃命去了。其时，只恨爹妈没给自己生四条腿。

在钓到蛇之后的好长一段时间，我们都心有余悸，不敢再去钓青蛙。

另一种捕青蛙的方式就是围剿。这是收割水稻，尤其是晚稻时候的事情。割完水稻可以捉青蛙，这可能是我们小孩热衷农事的一个重要原因。

偌大一块水稻，被一家人围成一个包围圈，从四周割起，向中间收缩。随着包围圈越缩越小，青蛙越来越集中在那残留的水稻里。

最后当水稻缩小到只有房子大小时，青蛙再也耐不住了，纷纷跳出来，四散奔逃。

大家扔下镰刀，开始兴奋地围剿青蛙。捉到了，快乐地尖叫；青蛙逃走了，遗憾地尖叫。对个头小的，大家网开一面，任其逃生。捕捉目标对准那些又大又肥的，收割一块水稻，可以捕捉到三五十个青蛙。当然，逃掉的，或者放生的，就远不止这个数。

其实，一年吃青蛙的机会不是太多，因为大人不赞成多吃。一年吃上三五次，还得看大人眼色，毕竟青蛙是益虫，大人对青蛙一年的辛苦心存感激。但孩子重要，好久没开荤了，大人自己也嘴馋。

吃青蛙的方式很多。我们热衷于两种：一是全家人做一道菜，一起吃，有红烧，有莽头水煮青蛙；一是零星地吃。

前一种是捉到的青蛙够量，得在八个十个以上。后一种是偶尔捕到三五只。后一种不成菜，由孩子自己作主，一般都是烤地瓜一样放在柴灰里煨烤。

我们最喜欢的是后面那一种。把青蛙剥皮，去掉内脏，洒上盐，抹上三五滴油，肚里塞上生姜和蒜头，再跑到村口池塘摘一片新鲜荷叶，把青蛙层层包裹好，在柴灰堆里扒出一个坑，把荷叶包好的青蛙放进坑里，再敷上炭灰，埋好。八到十分钟，青蛙熟了，香气慢慢地渗出来。

用火钳把青蛙夹出来，剥开层层荷叶，阵阵清香扑鼻而来，白质细嫩的青蛙肉呈现在眼前，口水早就顺着嘴角流淌下来。

看着小孩吃青蛙，大人一个劲地咽口水，那声音雷声一样响亮。

值得一提的是，吃青蛙，不宜马上喝水，要待半个钟头。如果立马喝水，就容易尿频，而且一次只能尿出一点点。我们那儿把这种尿法叫做蛤蟆尿。青蛙在我们那儿的方言中，就被叫做“蛤蟆”。

九十年代初，老乡一户人家从养青蛙得到启发，开始引进牛蛙，进行饲养。牛蛙块头大，味道鲜美，吃起来不用忌讳，可以放开来吃。口袋渐渐鼓起来了的农民，都去买牛蛙。第一年，那户人家赚了很多钱。第二年，用来养牛蛙的那块稻田来了很多泥蛇，泥蛇以牛蛙为食。牛蛙和泥蛇在生死面前，谁都不服谁，双方半斤八两，拼死一搏。经常看到牛蛙伸出粗壮的胳膊，死死地抱住泥蛇七寸，至死不肯松手。结果很惨烈，泥蛇和牛蛙同归于尽了：泥蛇窒息而死，牛蛙精疲力尽而死。

长大后，大学毕业来到大城市生活，先是深圳、广州，后是北京。老乡聚会，经常点的一个菜就是红烧田鸡。原不知道田鸡是啥玩意儿。等到菜上来了，原来就是青蛙。

我不知道，把青蛙叫做田鸡，有没有为逃避捕食青蛙的良心谴责之嫌，但我已经不吃青蛙了，而且看到青蛙，心里常常升起一种深深的内疚。我在默默祈求那些当年冤死在我手下的青蛙能够原谅我小时候的罪孽。

作者简介：

著名财经作家，有“中国产业经济写作第一人”之称，其曾高飞锐思想，平均每天阅读量高达160万以上，是财经产经领域重要的原创稿源库存之一。其2006年加盟人民日报社。2018年10月调至法制日报法制网，任财经新闻中心主任。

## 澧兰

## 扁豆花开舞秋风

(外一章)

董国宾

秋风起，一片秋凉中一瓣瓣紫色的小花瓣开得正欢。小花瓣像紫月亮，还像蝶翅，无数的蝶翅在秋风中欢天喜地，翩翩起舞，这是扁豆花。

记不清从哪天起，我喜欢上了这像紫月亮的扁豆花。扁豆花喜秋，我也跟着快乐，有了扁豆花，就有了我的小天地。那年，我在别人家的园子里看扁豆花，一看就入了神，在那儿一站就是大半天。回到家，我撅着小嘴对娘说，我想让我的园子也开出扁豆花。第二年，我家的园子果然有了扁豆花，或许娘也觉得这像蝶翅还像紫月亮的扁豆花喜气又惹人，拿了铲子，就在园中种了一大片。我觉得我家的扁豆花看上去比别人家的还开怀，在秋风中闪亮亮地左摇右晃，我一抬脚便走过去，眨巴着眼睛瞧啊瞧，与扁豆花在扁豆架下共度秋天好时光，我仿佛一下子掉进美丽的世界里了。

扁豆花一簇簇，一丛丛，星星似的藏在绿丛中，娇娇的，蜷曲着，如蝴蝶展翅欲飞。这惹人怜爱的扁豆花，在秋风中开得幽静，又开得热烈，羞涩地开成一大片。那时我满眼都是扁豆花，心里也有，我走到哪儿，扁豆花跟到哪儿，这紫艳的扁豆花闯到我的世界里去了。我家的园子里，扁豆花在秋阳下开啊开啊，在我眼前开得满天满地，开成一片海，像是在肆意泼洒秋天。娇艳的扁豆花长在我的园子里，我的童年天天都是花朵。

秋风又起，扁豆花落，没了扁豆花的园子里，小耳朵一样的扁豆长出来。我想，扁豆花走掉了，未竟的事或许有了交代，于是秋天里我同样喜欢这小耳朵一样的紫扁豆。秋阳泼洒下来，园子里熙熙和和，秋风，鸟雀和几只白鸡在扁豆架旁撒欢，我开怀地把扁豆当作扁豆花，没了扁豆花的日子里，我又找到了扁豆花开的快乐时光。我天天瞪大眼睛满怀心思地瞧扁豆，瞧着瞧着，紫扁豆在吹来吹去的秋风中成熟了。藤蔓间，颀长

的紫扁豆成嘟成串，小塔一般，醉了朝阳和我的童年。

娘一步步走到我家的园子里，披着秋阳将一串串扁豆摘下来，那个明媚的中午，娘给我做了一顿扁豆闷面吃。躲在扁豆架中的小扁豆花紫艳迷人，爬在扁豆架上又叫作篱豆和茶豆的紫扁豆可口脆嫩，好香啊。我嚼一口娘做的扁豆面，思想里就开满了紫色的小扁豆花，我家的园子里，一个个状如蝴蝶的扁豆花似乎正满天飞呢。清爽的时光里，娘还给我做酱香扁豆丝、酱烧扁豆肉片，还做扁豆盒子给我吃。吃完扁豆饭，我捧着课本就坐在小板凳上念古诗：一庭春雨飘儿菜，满架秋风扁豆花。

扁豆花，迎秋吐艳的花，开在童年时光里。时值爽秋，秋风送来金黄，还送来紫艳。这不，童年的园子里，紫月亮一样的扁豆花，正满满地开着呢！

青青瓦楞草

老屋的脊背上，摇曳着一株株草，我仰起小脸蛋儿，迎着朝阳望天空，鳞片状的瓦楞间，青盈盈的叶片让我好心动，蓄满好奇的小童心，也随着瓦楞草轻盈地舞起来。

我在屋里背唐诗，唐诗里说：南内墙东街路旁，须知春色柳丝长。唐诗没背完，忽然想起老屋脊背上像柳丝一样摆动的瓦楞草，一抬脚我跑到院子里，放眼瞧去，瓦楞草在碧空中正朝我挥手呢。我看得好奇又入神，我在想，这青青瓦楞草是否也能入诗呢？

我一天天去上学，学算术，还学古诗，那半懂不懂的古诗读起来虽有些含混，但我仍会摇头晃脑地沉浸在古诗的文字里，诗里诗外都令年幼的我快乐和陶醉。放学了，我和小同学一路嬉笑打闹，眨眼间就走到老屋旁，一株株长不大的瓦楞草又闯进我的视野

里。瓦楞草青青蒙蒙，有的三五成群抱成一团，一株挨着一株，有的分布随意又率性，三三两两站立在高高的屋脊上。晨曦中，熹微的薄光镀进村子，瓦楞草秀色青青。夕阳泼洒下来，瓦楞草便沐在霞光里。我没读过有关瓦楞草的诗，可瓦楞草已在诗中行走了。

我对瓦楞草充满了好奇，我们朝夕谋面，却从未相握相牵，于是我自己幻想成一缕青烟，腾地而起，在屋脊上自由行走，就能与瓦楞草相言相欢了。那天，我找来一个矮木桩，索性坐上去，直愣愣地盯着高空中的瓦楞草相视而笑。奶奶踮着小脚一步一步走过来，瞧着我笑吟吟地说：娃，瓦楞草在给咱看家护院呢。我瞥了一眼奶奶，心里暖暖的，心思好甜蜜，瓦楞草也一抬头进了儿时的记忆里。

秋天到了，秋风一吹，我家屋顶上瓦楞草变了颜色，金灿灿地长在青黛的瓦片间，一根根笔挺地站立着，悠远而入神，天也更高远了。每当这个时候，年幼的我同样喜欢那些明晃晃的瓦楞草，它们退去了青绿，却披上了金色。那天我站在低矮的南墙根朝北望，突然感到瓦楞间的小草更像个人了，天要转凉，它们却沉实了很多。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同瓦楞草一道，在年复一年的岁月中，抬起脚步不回头地朝前走，一步一步往前迈。

瓦楞草，长在屋脊瓦楞上，屋子旧了，瓦楞草也就长出来，一株株散发着绿意和微笑。现在房子一个比一个新，再也见不到像以前那样的瓦楞草了，好多楼房更没了瓦楞草的栖身处。转身回到岁月中，那年那月沧桑的老屋在简朴的日子里一步步前行，人们在困顿的生活中仍是满怀希望地向前奔，在美好的憧憬中终于走出来。瓦楞草，给了我童年更多的乐趣和诗意，也给了我回味和期盼。

## 山乡记忆

(外二首)

何军雄

山雀鸣叫。乡村晨雾升腾  
老屋前的槐树旁，一只狗  
佝偻着身子守护着山村  
和沉静的草木成一种姿势

羊群早出晚归，与夕阳一道  
将山村的景致书写描绘  
时光在耕牛的徒步中消失  
如同午间消散的雾霭一般

田野里，油菜花开得正艳  
一群蜜蜂醉倒在其间  
花香弥漫。四野飘散着骨朵  
如同一副天女下凡的画卷

秋分时节

秋分送爽。稻谷的头颅低垂  
金黄的玉米披上浓霜的外套  
严寒将一亩地的墒情折煞  
一片黄叶预告秋天以外的消息

杏树的叶子，如同少女的脸蛋  
羞涩的红晕爬满了乡间田野  
秋分时节，一场冰冻逐渐迈进  
山间的鸟雀早已不见踪迹

一缕乡愁连同秋日的辉煌一起  
在午夜的月色中，找寻家园  
秋分时节，适合思乡与探亲  
母亲的小脚，在小道来回徒步

秋日小景

一串一串，葡萄挂满枝头  
农民甜蜜的笑容无法掩饰  
火红的柿子装满了箩筐  
秋日丰收的场面随处可见

漫山遍野的景致被金黄覆盖  
只有成熟的谷穗才低下头  
迎着秋风站住的，是一尾草  
以及连着乡愁的情思与憧憬

徘徊在山间的云，独自漫步  
将一场秋雨播散在乡间  
这个时候所有的燕群早已返乡  
一只猫，守住粮仓的角落不放

## 护林人

詹雷

护林人是他们的载体

他们是森林的缩写

他们已成为一片流动的森林

绿是地球的颜色

护林人是这颜色中的精华

我是林人，林是我家

这是个性签名

布满风霜的脸

在森林里才绽放笑容

那里有美妙的音乐

鸟儿的欢叫声、虫子的叽叽声、树叶

的沙沙声、还有

树的成长声

猛兽、毒蛇

出没不测

他们知难前行

广袤森林遭遇戕害

他们口诛笔伐用身捍卫

山火吞噬绿色

他们第一时间搏击

多少鲜血与绿色交融

他们永远用生命诠释森林的意义

护林人的生命是绿色叠加

总以守望者的姿态